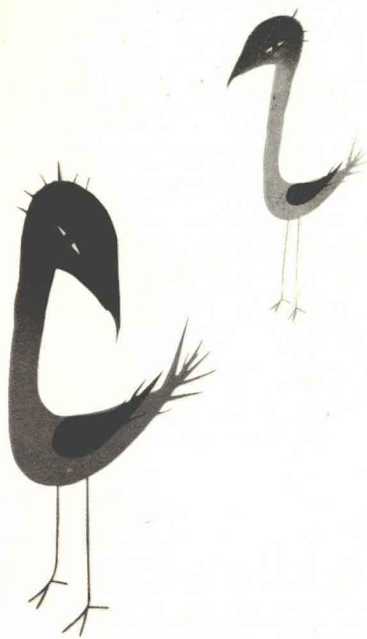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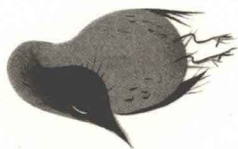




日以继夜辗转志忑的心动，毫无保留的告白，
哪怕不切实际也植根心中的梦想……

All the Fretful Silence
glassonion / 2013

它们现在被抹上不会腐朽的颜色，成了这座“青春博物馆”无价的收藏，
如此接近，却只能隔岸观望。



著／短篇集
玻璃洋葱
躁动的，
沉寂的

周福集

玻璃洋葱

躁动的，
沉寂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躁动的, 沉寂的 / 玻璃洋葱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354-6089-9
I. ①躁… II. ①玻…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1422 号

躁动的, 沉寂的

玻璃洋葱 著

出品人 | 郭敬明

选题出品 | 金丽红 黎波
项目统筹 | 阿亮 痕痕

责任编辑 | 赵萌

助理编辑 | 孙鹤 周子琦
特约编辑 | 一梨

装帧设计 | ZUI Factor

设计师 | yeile
封面设计 | yeile

媒体运营 | 王艳伟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内页设计 | 曹欣

出版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027-87679310

传真 | 027-87679300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编 | 430070

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编 | 100028

印刷 |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 175

版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 130 千字

定价 | 22.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最世文化

Shanghai ZUI co.,Ltd



©ZUI 2013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中心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短篇集

玻璃洋葱

躁动的，
沉寂的

现在我相信，这一切，都可以沉默以待。

Contents

目次。

07 / 083
普善成海 ○

06 / 067
天台上 ○

05 / 055
缅甸的方向 ○

04 / 045
陆心全蚀 ○

03 / 029
夏之香灰 ○

02 / 019
进化论 ○

01 / 009
平行交点 ○

14 / 217

钢丝上的人 ●

13 / 195

黄雀 ●

12 / 181

琉璃心经 ●

11 / 161

很多冬天过去 ●

10 / 145

溶解之末 ●

09 / 117

深流 ●

08 / 099

前男友 ●

①

平行
交点

【一】

费力地抽出由于搁置太久而略带麻痹的手臂，却发现整个人都泡在疲倦之海中。梦里洪水肆虐，来不及坐上逃命的方舟，想想不能坐以待毙便拼命醒过来，一睁眼却还是盲人的黑。

打开电灯，发现身上除了被子还有几大本空白的练习册和一些粘在脸上的橡皮屑。房间门并未完全关上，缝隙下透出父母房间里新闻播音员单调冷淡的声音，以及电视机光束中富有节奏摆动着的荧光蓝色粒子。在不需要计算声波波长或是粒子加速度的时候，我可以轻易而敏锐地捕捉它们。我曾经以为这是一种天赋，然而在随之而来的日复一日的失败中，这种“以为”听起来更像一种嘲讽。

十七岁，高三，变成每次考试都不再关心成绩的那一方。无论是把抄了公式的纸片吞进肚子也好，抽到那些“一律十元，通通十元，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上上签也好，都掩盖不了从考试排名表的末尾开始找自己名字的尴尬。这尴尬，专用来惩罚那些没有天赋但自以为天赋很高的人。

但这个人，绝对不是 Miles Davis。此刻，我正蹲在床沿，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听电台的爵士音乐放送。钻进来的是细不可闻的小号声——DJ 缄默不语，我却立刻猜出这个哑谜：《So What》，那又怎样。通过哈蒙弱音器的作用，小号音色变得更为捉摸不定，一如 Miles 本人一眼望不尽的目光。

当最后一个休止符终于走失在电波里，我说服自己关上收音机，翻开模拟卷。

【二】

十四岁，初中音乐鉴赏课第一次听 Miles Davis，觉得他的音乐节制微妙很适合我。我和楼下的猪头四约好，要是他的短跑成绩快过约翰逊，就送我浑身镀金，全上海不超过 5 个人拥有的 MONETTE 小号。也许心想事成，十六岁，一进高中便完全违背父母意愿地加入学校管乐队，下午放学后穿梭在理化竞赛集训组和管乐队的排练室，常常忘记今天到底是该带小号还是《奥数精编》，也忘记下了楼梯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走。

集训，苦练，竞赛……在这种近似粗暴的简单循环中，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那么期待在底楼的红榜上，一次又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然而，所有这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事在获得理科基地班的直升资

格时终于体现了最大的意义。从知道消息的那一刻起，父母或者老师警觉的视线不再跟随我的小号进入音乐室，我的行动获得了空前的自由。除了每天象征性地来上点课，大多数时间我只是帮忙收作业，回答同学的疑问，或者仅仅是什么事也不做，一个人坐在教室最后，看着窗外操场上的人群打发时间。

遇上管乐队有排练，则整个下午都待在音乐室，人没来齐便试着吹那首 Miles 的《So What》，因为没有谱子，只好照着一年前买到的《Kind of Blue》专辑里的版本来练。用耳朵逐步分辨出重奏里头的鼓、贝司以及中音萨克斯，听一段，吹一段。比起顺畅地完成一次数学竞赛，这显然是更具微妙感的挑战。

【三】

连续三天以来，六点四十六分踏进教室的第一件事不再是四处找人抄前一天晚上总也做不完的数学题，取而代之的一系列动作变为：甩下满满一包书，边捏着被背带勒得生疼的肩膀，边把椅子搭到课桌上，随后，如同树懒一样攀缘而上去拧亮头顶失灵的白炽灯。

随着冬季日益深长，清早的天光愈发寡淡，对于需要靠抄作业来勉强维持的人，有盏灯便显得格外重要。

同桌还没来，我只好一个人爬上桌上摇摇晃晃的椅子，伸长手臂用力去够 START。反复拧了几圈，灯还是毫无改变，心里一边咒骂着飘忽不定的电工，一边恨恨地预备爬下来。刚弯腰，桌子就被不知哪个冲进教室的冒失鬼猛力一撞，一种被海浪掀翻的摇晃感随着心里那句“完了”迅速袭来。

正当我以为自己必定要连人带椅直摔下来的时候，突然又觉得从浪尖回到平地。尽管心跳得厉害，我还是抑制不住好奇地扭过头去看那个

好心人。

视线尽头，那个人已经走远几步。藏青色制服西装的袖口下露出半截冻得发红的手指，拎着的箱子大概是某件乐器。与之相应的是，听到我的道谢后，迅速回头的脸也是被风吹出的红色。

“没什么。”他放下手里的乐器，“不过，开了开关的话应该好一点。”说着，似乎完全没注意到我脸上的表情，大步走过去直接按下那盏灯的“ON”键。

一时间，头顶忽然亮如白昼，他却好像什么也看不见似的径直走向座位，只留下我一个人尴尬无措地站在一片白光下窘笑。

皮肤被风吹得太干，似乎笑着笑着，就要像瓷片一样纷纷碎掉。

【四】

长久以来，她给我的印象总是一个人突兀地站在某个地方，一副既寥落又无所谓的样子。有时是早操前提早站在跑道上迎着大风缩着肩，有时是午休时在学校外的唱片店专注地看着CD架，更多时候则是因为上课走神或是回答不出老师的提问，孤零零地被罚站在课堂上。即便是昨天，高三以来我们之间仅有的一次对话也是以她站在积木一样搭得险零零的椅子上略显踌躇的道谢开始的。

说是“仅有”，却不单单只和她一个人。因为身高的关系，前几排的女生和最后一排的我难得有什么说话的机会。假使她们不刻意走过来问问题，那么一年以后，和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完全说不上话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事。

更何况，随便怎么看，她都是那种说话很省的人。自从那次对话以后，偶尔也会在饮水器边或者走廊里遇到对方，见面却不过点点头，完

全是 20 世纪 20 年代默片电影的风格。

第一节课的铃还未响，我把桌子上的作业本数了一遍，记下没交的人数准备送去办公室，经过她的座位时是意料之中的沉静。

周围的人都忙着埋头做早自习老师抄在黑板上的题目，她却塞着耳机对着眼前的书发呆。近看起来，样子和别的女生没什么不同，但那天她站在日光灯下说谢谢的神情分明有什么是迥然不同的，究竟哪里不同，却说不上来。

【五】

20 世纪 50 年代，加州流行 Chet Baker 闭着眼温柔地演唱《My Funny Valentine》，Miles Davis 自然没有这样甜蜜和伤感。他曾说过音乐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因为当他清醒时脑袋中除了音乐其他什么也没有。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演奏时很少说话，从不告诉听众他在演奏什么。因为他认为音乐就是他的语言，小号和曲谱应该替他说出所有的话。他也有点厌烦了乐坛，人都是在不自觉中离自己越来越远，Miles Davis 不愿意被人推着走，他要走自己的路。20 世纪 60 年代爵士被摇滚赶出了中心舞台，Miles Davis 却在那段时间制作了《Kind of Blue》，成为 Cool Jazz 和 Modal Jazz 的经典代表。人的精力有限决定了大多数人只能靠惯性生活，Miles Davis 却经历了 5 次事业的沉浮，看来真是奇迹了。

以上这段话是杂志上一篇关于 Miles Davis 的传记所提到的。我把那本杂志连同《Kind of Blue》CD 都塞进书包，随身携带。

说起 CD，外壳已经彻底碎了。从学校外碟店的角落里挖到最后一张布满灰尘的碟，被老板告知卖出前一张已经是一年以前的事了。

我把头埋进胳膊，听耳机里那首《So What》，想起传记里那句“人都是在不自觉中离自己越来越远”，忽然觉得非常难过，难度过。

挨了一会儿，桌上传来轻微的叩击声，紧接着的是一个温和的声音——“作业交了么？”抬起头，看见他略微抱歉的表情和胸前抱着的整齐的练习本，不是催促的意思，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等到走廊外的人影完全消失，我才意识到刚才和他说话的时候耳机都没摘。现在，《So What》终于停止在一连串叹气般的滑音音阶上。

【六】

管乐队的指导老师是典型的中年男人，年近退休，终年穿着同一件夹克衫坐在窗边的太阳里不置可否地看我们排练。要是午后的温度适宜，他也会昏昏睡去，脸部线条在阳光里逐渐失去年轻时犀利的轮廓，仿佛画肖像的人一点一点用橡皮擦掉过度分明的棱角。

听说早先的十年或是二十年，他还会在学生面前激情洋溢地演奏自己谱的曲子，而现在，除了开自己头顶假发或者腰间啤酒肚的玩笑，他已经无法成为学生注意的中心了。因此，当他恶作剧般地告诉我“其实 Miles Davis 声名恶劣，只有智慧没有激情”的时候，我认定他在撒谎。我把听了整整一年的《Kind of Blue》给他，他却随手一扔，大步走出了排练室。

可是第二天下午，当我刚准备拿出钥匙开排练室的门时，竟然听到久违的《So What》小号独奏，一种和 CD 的重奏截然不同的特殊表达，即兴也来得克制，即使是故意漏过的节拍也精致得不可挑剔。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去，指导老师和平时没什么不同，一样的假发和啤酒肚，眼